Thomas Hard

托马 斯

哈代 赏

英汉对照,世界名家作品赏析丛书

托马斯·哈代

作品赏析

李华田 杜 峰 余继英 编著

h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马斯·哈代作品赏析:英汉对照/李华田等编著.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1

(英汉对照·世界名家作品赏析丛书/秦秀白,李华田 主编)

ISBN 7-81030-673-1

I.托··· II.李··· II.文学-美国-英语-语言读物 IV. H319.4:I

出版发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汉市珞喻路 129 号,邮编 430079)

印刷: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丛书策划:万白石

责任编辑:谢群英

封面设计:曾 兵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32 9.8125 印张 250 千字

印 数:0001~3000 册

定 价:10.00元

序

上于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的外国文学原著。每当我读完一部文学精品之后,我便禁不住想到高尔基为文学下的定义,即"文学是人学"。一部文学作品,其实就是用语言建构的一个"虚构的世界"(fictional world)。这个"虚构的世界"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的现实世界(real world)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人,是人的心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揭示,是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冲突和调和。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她)可以把人带进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让人类能够尽情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今天和过去,并从中汲取改善人生、淘冶情操的美好愿望和力量。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个野蛮、荒凉的世界;哲人贤达曾哀叹过:人,最难的莫过于认识自己。如果我们承认这点,那么我们或许更该读点文学作品。透过文学这一人类精神文明的瑰丽结晶,我们可以不断地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物质文明越来缤纷多彩的今天,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更该成为现代文明生活的基本需求。

我喜欢阅读外国文学原著,是因为它能使我接近不同时代的别国的人。人是社会的人。透过作品中形形色色的的人物,我可以体察别国的芸芸众生是怎样生活和奋斗的,从而可以探索人类历史的脉搏,了解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对陈旧的价值观念予以否定的过程中完成对人、对生命和真正价值的肯定。阅读世界名著,实际上是以艺术享受的方式去了解世界,接触社会,认识人生和人类的历史。

我喜欢阅读外国文学原著,是因为它能丰富我的感情世界。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无"情"者,非"人"也。《礼记》称,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构成人的精神世界和基本要素是情感的蕴蓄、抒发和升华。品味一部名著,其实就是感受一个比现实生活

还要丰富的感情世界的过程。人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被升华到了美学境界。"爱"与"憎"、"喜"与"怒"、"真"与"假"、"善"与"恶"、"丑"与"美",凡此种种,都被揭示得那样鲜明、那样深刻、那样淋漓尽致。文学能陶冶情操;文学是精神食粮。其道理就在于此。

我喜欢阅读外国文学原著,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了解语言是如何建构那个"虚构世界"的。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人存在的领域。文学文本是人类创造性运用语言的范例。学习语言,不读文学作品不行;学习外语,不读外国文学原著不行。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的魅力和作用恰似一幢伟大楼中的砖瓦、水泥和钢筋。品味一部文学名著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语言迷宫中漫游并接受语言感化的过程。

别人喜欢外国文学可能出于别的原因。但就我而言,以上三点是 我坚持阅读外国名著的根本原因。所以当李华田同志动员组织一批年 轻的外国文学学者编著这套丛书时,我不仅感到高兴,而且立即表示支 持。浩瀚书海,需要导航员。这部丛书从英美文学王国里挑选出几位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巨匠,把他们代表作中的名篇或名段原汁原味地展 现在读者面前,稍作评析,且配注释和参考译文。这样安排应该是能够 起到导航作用的。懂英语的人可以只读英语原文,品味原文的风格;不 是英语专业出身的读者,可以借助注释和参考译文,学习英语原文。此 外,对从事外国文学和外国语言研究的人来说,这套丛书可被看作是他 们的"资料员"或"语料收集员"。

在人们的心灵易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感到骚动不安的时刻,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有勇气编辑出版这类的丛书,这充分显示了 社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我想,他们心目中的文学 也是人学;他们是想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旗帜鲜明地呐喊:人类历史 沉积下来的文明需要世世代代地继承和发扬。我们尊敬他们;我们感 谢他们。

1998年11月28日凌晨

走进托马斯·哈代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 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又一 座丰碑。他的创作为他在世界文学中奠定了不朽的地位,使他成为同 莎士比亚(Shakespeare)、狄更斯(Dickens)等世界著名作家齐名的人物, 曾被誉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

1840年6月2日,哈代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Dorset)多切斯特市 (Dorchester),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地区为背景的。他的家乡是 一个远离工业文明、保持着宗法传统的村落,周围是绿树成荫的林地和 石楠从生的荒原。哈代热爱大自然,常跟父亲走进荒原,对大自然有着 特殊感受,即美感、神秘、恐惧和诗意。哈代家族有着喜爱音乐的传统。 哈代的祖父是教堂里的大提琴手,哈代的父亲和叔父也都是音乐队的 成员。在父亲的指导下,哈代开始学习演奏小提琴,培养了对音乐的非 凡的领悟力。这也是哈代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音乐的美感。哈代的母 亲牛于自耕农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学鉴赏力,经常讲故 事给他听。这些感受一直渗透在哈代后来的全部创作中,形成他创作 的一大特色。

1853~1854年,哈代转入一所寄宿语法学校就读。在这所条件较 好的学校里,哈代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拉丁文的水平,而且还学习了基础 绘画、高级算术、几何、代数等。 这些课程对哈代未来的文学活动有很 大的影响,他曾经风趣地说,他是在求平方根的法则和节奏中发现诗 的。虽然哈代未能进入大学学习,但是他却通过自学学到了不少的知 识。他在少年时代阅读的大量文学著作,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1862 年,哈代来到伦敦(London),进入亚瑟·布鲁姆菲尔德(Arthur Bloomfield)的建筑事务所工作。这是哈代走上文学之路的最重要的一

个阶段。他在这儿更进地一步了解了社会,认识了生活,特别是受到了高层次的艺术熏陶。他在伦敦所接触的是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这不但激发了他对艺术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培养了一个未来艺术家特有的气质。

哈代一生共创作 15 部长篇小说,4 个短篇小说集,8 卷诗集和两部诗剧。他的作品虽不像狄更斯那样诙谐幽默,但却含蓄隽永,令人回味。其作品在散发着浓浓的乡土人情味的同时,又闪烁着启迪人的智慧与悟性的光辉。哈代以一位冷峻、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感,在其作品中倾注了对宗教、伦理、人生、社会、爱情、婚姻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哈代曾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性格和环境的小说、罗曼斯和幻想作品、精于结构小说。但就他的具体作品而言,很难区分类别,往往发生混淆不清和可此可彼的情况。大体说来,他的性格和环境的小说,主要是反映人物和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小说,数量和影响最大,代表了哈代小说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

哈代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他从信仰上帝发展到抛弃上帝;他最初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后来又受叔本华的内在意志力论的影响,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的进化向善论和社会向善论。哈代创作时期正是英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经济秩序正在逐步被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替代,逸静的乡村田园风光不断被破坏。在感情上哈代对此无法理解,更不能接受;但在理智上,他又认识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相互摩擦,产生了哈代式的宿命论。哈代用浪漫主义的笔触无限留恋地描绘出乡村的自然风光,产生出哈代式的阴郁悲伤的文学作品。因而我们在欣赏哈代作品的时候,应进行正确的理解和给予恰当的评价。

在英国文学史上,哈代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有着但丁一样的独特地位。他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英国文学传统,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融合了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愫,成为英国文学中一架承上启下的桥梁。他在19世纪后半叶所写的小说和诗作中所表达的思

想早已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提前跨入了 20 世纪中叶。他在婚姻、道德、宗教、教育、妇女解放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现代人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这种独特的传统与现代的糅和使哈代的作品能经久不衰,常读常新。他的作品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影响下英国农村逐步走向瓦解的真实图景,反映了农户、小商人、下层妇女等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当他看到宗法制的古风遗俗横遭破坏,普通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成为泡影时,便力图从神秘力量的作用去寻求解释;从而使他的作品带有较浓重的悲观和宿命的色彩。但哈代的悲观绝不是妥协和懦弱,而是一种直面不幸的真实和勇敢,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哈代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非传统的哲学思想、美学观点、表现技巧、创作模式,使他高于他的同时代人,吸引着艾略特(Eliot)、劳伦斯(Lawrence)这类艺术大师。当代许多作家和成名人物,也都或多或少地从他创作中得到启发。例如,诗人W·H·奥登(Oden)把他看成济慈(Keats)和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erg),称"哈代是我的诗歌之父"。有人认为对 20 世纪英国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哈代,而不是叶芝(Yeats)或艾略特(Eliot)。

哈代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家加以研究的重要文学现象之一。 1910年,哈代荣获英国皇家文学会的金质奖章。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授 予哈代名誉学位。英国皇家建筑学会接纳他为荣誉会员。当然,这是 建筑学会会员对一个在文学上有杰出成就的同行表示的敬意。他的作 品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他代表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作为英国杰出 的现实主义作家,哈代不仅属于英国,也属于所有的时代和整个世界。

为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全面反映哈代的创作风貌,本书选录了哈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主题、不同体裁的作品,包括 5 个长篇小说节选,4 个短篇小说和 10 首诗歌。读者既能从中领略哈代作品的艺术魅力,获得无穷的艺术享受,更能与哈代那颗伟大而又孤独的灵魂对话,得到思想的启迪。在这里,编者不揣浅陋,攫取了几件艺术珍品,奉献给大家,愿与君同赏美文,共品人生。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和借鉴了各位文学前辈们在哈代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此,向张谷若、张玲、王佐良、张中载、伍蠡甫、

顾仲彝、郑启吟、陈焘宇、罗书肆等前辈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在哈代逝世 70 周年纪念的庄严时刻,这本凝聚着众多人的 关注和希望的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如果读者能从书中认识哈代,了 解哈代、并进而喜欢哈代,那么,这就是编者莫大的欣慰了。

> 编著者 1998 年夏于武汉

	· · ·
	序 未忘れ見能。100/4
	走近托马斯・哈代
目	E. E. a. the Medding Count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1)
录	远离尘器 rr p
•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24)
	还乡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卡斯特桥市长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德伯家的苔丝
	Jude the Obscure
	无名的裘德 The Three Strangers ·······(123)
	İ
	三怪客 The Son's Veto
	儿子的否定权 An Imaginative Woma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tate of
	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女人
	Squire Petrick's Lady (227)
	彼特利克夫人
	(240)
	哈代诗歌概述·····(248)
	The Voice
	呼唤声 (254)
	She at His Funeral (254)
	参加他的葬礼

	Shut out the Moon	(257)
	挡住那月光	
目	Neutral Tones	(261)
	中调	
	At Castle Boterel	(265)
录	在博特雷尔城堡	
	Нар	(270)
	偶然	
	The Darkling Thrush	(275)
	向晚的画眉	
	Afterwards	(280)
	身后	
	The Year's Awakening	(285)
	岁月的觉醒	
	Song of Hope	(289)
	希望之歌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ain (Lines on the Los	S
	of "Titanic")	(293)
	合二为一("泰坦尼克号"失事所感)	
	哈代年表	(299)
	参考文献	(303)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远离尘器

内容简介

《远离尘嚣》是托马斯·哈代的一部饱含悲剧色彩的长篇小说。在远离尘嚣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中的悲剧正在上演。

全书以 19 世纪中叶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塞克斯地区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讴歌理想的威塞克斯爱情生活。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细致地描绘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和生产劳动的场面,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有落日晚霞、皓月清风、疾风骤雨、重山峭壁、林木溪涧、村庄茅舍等自然风光,还有育羊羔、挤羊奶、洗羊群、剪羊毛、割小麦、集麦草、储粮食、赶集市等热闹场面。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活着勤劳、质朴、高尚、正直的劳动人民,作者讴歌未遭受资本主义工业污染的自然之美,歌颂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赞赏他们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这种"新秩序"的侵入,农场生活的安宁被打破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都被推毁,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发生着扭曲与蜕变。在历史与现实的大调整、大震荡中,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青年加布里埃尔·奥克是一个勤劳、朴实、正直、勇敢的年轻人。他爱上了少女巴丝谢芭·埃弗登。巴丝谢芭年轻、美丽、热情、能干,但虚荣心重,妒嫉心强,希望得到男人的仰慕。奥克向她求婚,却遭拒绝,只因为老实的奥克出身低微,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能满足巴丝谢芭的虚荣心。接着奥克在一次突然的事故中破了产,又由于偶然的机会做了巴丝谢芭的农场的牧人。这时的巴丝谢芭由于继承了舅父的遗

产,一跃而成了农场的女主人。另一个倾心干巴丝谢芭的人是未婚的 中年人威廉·博尔德伍德。他也是一个农场主,殷实富有、端正善良、受 人尊敬,但感情内向,不会向女人讨好,他同样满足不了思丝谢芭的虚 荣心。青年军官特罗伊凭着风流倜傥的外表,一派花言巧语和一场精 彩的击剑表演,很快就俘虏了巴丝谢芭的心。巴丝谢芭禁不住他的引 诱,与他结了婚。

其实,这个特罗伊是个十分卑鄙无耻的小人。他曾经诱奸过天真 纯洁的少女范妮,使她怀孕,随后又抛弃了她,致使她最后惨死在贫民 救济院里。巴丝谢芭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特罗伊也最终离开了她。 在爱情上,巴丝谢芭不断受到打击,经常陷入忧郁痛苦之中。但是奥克 却始终真诚地同情、关怀、爱护她,每每在危难之际挽救巴丝谢芭。 最 后,她痛定思痛,与多年来忠心耿耿地爱着她的奥克结了婚。他们的婚 礼没有声张。但是,当天晚上,农场的工人们自动地组织了乐队来到他 们的门前祝贺。

哈代在这部作品中深入地描写了宗法制度的理想社会同破坏这些 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主人公园时被奥克 和特罗伊所追求,她本人站在他们所代表的两个世界之间,需要作出取 舍和洗择。她的爱情经历正代表着威塞克斯人在历史的巨变面前理 想、追求、人生观的重大改变。巴丝谢芭拒绝了奥克真诚的爱情,无视 他的忠实、憨厚,一心向往上流社会,爱慕虚荣。她把特罗伊虚伪的爱 情、上流社会的风度和举止看成是高干一切的东西,并接受了他的求 爱。这一决定成了她一切不幸的开始。这种不幸也恰恰反映了当资本 主义大潮袭来时, 威塞克斯人在心理上和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和斗争。

虽然在小说的结尾, 巴丝谢芭痛定思痛, 认识到了奥克的忠诚和可 贵,与他结成眷属,但是,这一幸福毕竟是经历了巴丝谢芭的痛苦和羞 辱之后才获得的。小说结尾虽然是在一片庆贺婚礼的鼓乐声结束,但 是全文那浓厚、阴郁的悲剧意识却是难以抹去的。

英文原文

Jacob, on receiving the order to see if the liquor was warm enough, placidly dipped his forefinger into it by way of thermometer, and having pronounced it nearly of the proper degree, raised the cup and very civilly attempted to dust some of the ashes from the bottom with the skirt of his smockfrock, because Shepherd Oak was a stranger.

'A clean cup for the shephred,' said the maltster commandingly.

'No—not at all,' said Gabriel, in a reproving tone of considerateness.' I never fuss about dirt in its pure state, and when I know what sort it is.' Taking the mug he drank an inch or more from the depth of its contents, and duly passed it to the next man. 'I wouldn't think of giving such trouble to neighbours in washing up when there's so much work to be done in the world already,' continued Oak in a moister tone, after recovering from the stoppage of breath which is occasioned by pulls at large mugs.

'A right sensible man,' said Jacob.

'True, true; it can't be gainsaid!' observed a brisk young man—Mark Clark by name, a genial and pleasant gentleman, whom to meet anywhere in your travels was to know, to know was to drink with, and to drink with was, unfortunately, to pay for.

'And here's a mouthful of bread and bacon that mis'ess have sent, shepherd. The cider will go down better with a bit of viotuals. 'Don't ye chaw quite close, shepherd, for I let the bacon fall in the road outside as I was bringing it along, and may be 'tis rather gritty. There, 'tis clean dirt, and we all know what that is, as you say, and you bain't a particular man we see, shepherd.'

'True, true—not at all,' said the friendly Oak.

'Don't let your teeth quite meet, and you won't feel the sandiness at

all. Ah! 'tis wonderful what can be done by contrivance!'

'My own mind exactly, neighbour.'

'Ah, he's his grandfer's own grandson! —his grandfer were just such a nice unparticular man!' said the maltster.

'Drink, Henry Fray—drink,' magnanimously said Jan Coggan, a person who held Saint-Simonian[®] notions of share and share alike where liquor was concerned, as the vessel showed signs of approaching him in its gradual revolution among them.

Having at this moment reached the end of a wistful gaze into mid-air, Henry did not refuse. He was a man of more than middle age, with eyebrows high up in his forehead, who laid it down that the law of the world was bad, with a long suffering look through his listeners at the world alluded to, as it presented itself to his imagination. He always signed his name 'Henery'—strenuously insisting upon that spelling, and if any passing schoolmaster ventured to remark that the second 'e' was superfluous and old-fashioned, he received the reply that 'H-e-n-e-r-y' was the name he was christened and the name he would stick to—in the tone of one to whom orthographical differences were matters which had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personal character.

Mr. Jan Coggan, who had passed the cup to Henery, was a crimson man with a spacious countenance and private glimmer in his eye, whose name had appeared on the marriage register of Weatherbury and neighbouring parishes as best man and chief witness in countless unions of the previous twenty years; he also very frequently filled the post of head godfather in baptisms of the subtly-jovial kind.

'Come, Mark Clark come. Ther's plenty more in the barrel,' said Jan.

'Ay—that I will; 'tis my only doctor,' replied Mr. Clark, who, twenty years younger than Jan Coggan, revolved in the same orbit. He secreted mirth on all occasions for special discharge at popular parties.

'Why, Joseph Poorgrass, ye han't had a drop!' said Mr. Coggan to a self-conscious man in the background, thrusting the cup towards him.

'Such a modest man as he is!' said Jacob Samllbury. 'Why, ye've hardly had strength of eye enough to look in our young mis'ess's face, so I hear, Joseph?'

All looked at Joseph Poorgrass with pitying reproach.

'No—I've hardly looked at her at all,' simpered Joseph, reducing his body smaller whilst talking, apparently from a meek sense of undue prominece. 'And when I seed her, 'twas nothing but blushes with me!'

'Poor feller,' said Mr. Clark.

"Tis a curious nature for a man," said Jan Coggan.

'Yes,' continued Joseph Poorgrass—his shyness, which was so painful as a defect, filling him with a mild complacency now that it was regarded as an interesting study. 'Twere blush, blush, blush with me every minute of the time, when she was speaking to me.'

'I believe ye, Joseph Poorgrass, for we all know ye to be a very bashful man.'

''Tis a' awkward gift for a man, poor soul, ' said the maltster. 'And ve have suffered from it a long time, we know.'

'Ay, ever since I was a boy. Yes—mother was concerned to her heart about it—yes. But 'twas all nought.'

'Did ye ever go into the world to try and stop it, Joseph Poorgrass?'

'Oh ay, tried all sorts o' company. They took me to Greenhill Fair, and into a great gay jerry-go-nimble show, where there were women-folk riding round—standing upon horses, with hardly anything on but their smocks; but it didn't cure me a morsel. And then I was put errand-man at the Women's Skittle Alley at the back of the Tailor's Arms in Casterbridge. 'Twas a horrible sinful situation, and a very curious place for a good man. I had to stand and look ba'dy people in the face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but 'twas no use—I was just as bad as ever after all. Blushes

have been in the family for generations. There, 'tis a happy providence that I be no worse.'

'True,' said Jacob Smallbury, deepening his thoughts to a profounder view of the subject. 'Tis a thought to look at, that ye might have been worse; but even as you be, 'tis a very bad affliction for 'ee, Joseph. For ye see, shepherd, though 'tis very well for a woman, dang it all, 'tis awkward for a man like him, poor feller?'

"Tis—'tis,' said Gabriel, recovering from a meditation. 'Yes, very awkward for the man.'

'Ay, and he's very timid, too,' observed Jan Coggan. 'Once he had been working late at Yalbury Bottom, and had had a drap of drink, and lost his way as he was coming home-along through Yalbury Wood, didn't ye, Master Poorgrass?'

'No, no, no; not that story!' expostulated the modest man, forcing a laugh to bury his concern.

'—And so 'a lost himself quite,' continued Mr. Coggan, with an impassive face, implying that a true narrative, like time and tide, must run its course and would respect no man. 'And as he was coming alo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much afeared, and not able to find his way out of the trees nohow, 'a cried out, "Man-a-lost!" A owl in a tree happened to be crying "Whoo-whoo-whoo!" as owls do, you know, shepherd' (Gabriel nodded), 'and Joseph, all in a tremble, said, "Joseph Poorgrass, of Weatherbury, sir!"'

'No, no, now—that's too much!' said the timid man, becoming a man of brazen courage all of a sudden. 'I didn't say, sir. I'll take my oath I didn't say "Joseph Poorgrass o' Weatherbury, sir." No, no; what's right is right, and I never said sir to the bird, knowing very well that no man of a gentleman's rank would be hollering there at that time o' night. "Joseph Poorgrass of Weatherbury,"—that's every word I said, and I shouldn't ha' said that if't hadn't been for Keeper Day's metheglin. . . .